四書輯釋

大學 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子章句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莆田貢士王元善通攷

大學

以三綱領言：明德、新民、止善

以八條目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可見爲學次第

子程子曰程子上加子字。倣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新安陳氏曰。此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通攷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淫惑蔽披猖溺。今人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由是二字正指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語錄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

所發動底物所以只得許多端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程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吾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具衆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卽其具衆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渾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明靈猶鑑之照不昧中言其明也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

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語錄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先師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認而充廣之所謂遂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通曰章句釋

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物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通攷〕熊禾曰。明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全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隨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學記言大學之教。此言大學之道一字當通看。下文近道與此相應。道之無過不及即只中。○語錄。此明德是天之予我者。莫令汙穢。常有以明之。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悚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明德是直指全體之妙。人之明德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則其全體可以常明。○吳程曰。大人學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此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為性該體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德者得此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也。〔纂疏〕大人之學。兼德包體而言。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涂溍生曰。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也。而中庸之戒懼謹獨即大學之誠意正心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上聲**其舊染之汚**音烏**也。**書曰。舊染汚俗。咸與惟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語錄。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明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

故矣。蓋發開學去其舊污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新
之也○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
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

理當然之極也語錄問止字曰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
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通曰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語錄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
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

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

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音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語錄
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為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
過其則必有則汲之惡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全善包則德所以已也發止於至善民也便止於
至善在附新大非在此所以等德則不可不如是也○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新民以理之在於事者言以明
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為止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為重○陳氏曰止至善為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
理絕無人欲為止至善之律令然說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善自故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
處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統體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處

理會萬爲一則曰
天理一理而已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綱以大綱言如綱
之有綱綱擧則目
張子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須挈而裘頭○盧氏曰明明德
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
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以爲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
書之大綱領也○說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
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
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脩身行之事也行以知爲先知以
行爲運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吻將而知以至
意誠心正而身以脩則吾德之本明若極其明而吾身之所
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敎行爲善政施焉
莫不革其舊新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一語歸說
人之明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一尚止
字又說一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又曰至善只
是明德極盡處至纖至悉無所不盡善字輕至字重善字固
是好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塞不
盡故曰至善又曰明德是下手做全善是行到處明明德是
知止於至善是守敎新民而不止於至善則不以定之所以
治民者治民也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爲言未到
此處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
於是而不止之意○張師揚曰在猶當也尊何以當因又當
皆當擇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蔡說是者指至善
而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全善也
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爲至善
[illegible]言至善雖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則德新民所其至善

之[illegible][illegible]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函蓄該貫於其中。章句釋至善既曰事理當然之極又曰盡其天理之極事物之極者即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天理之極即萬物統体一太極也。○愚按先儒謂大學之道在乎脩已治人明德脩已也新民治人也盡已之性又盡人之性與中庸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言異而理同

八目不出三綱

大學綱領

三綱不出一事

在明明德

在新民

格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脩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求其明之之端

致其明之之實

去其[illegible][illegible]之害

在止至善

不容有過

無或不及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於至善之止字說下來

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上言而安慮謂
下問
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語錄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
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
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安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則是未定定靜
安慮得方定定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體如止自然相因
而見了定靜安但去不這但有淺深耳與中東動變化相頻
皆不於相這定以理信故日有靜以心言故曰說靜是就心
上說安是說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思地寧
靜了稍發在那裏在這裏地安在那裏他安安而後能慮處
是思之情著分人心中搖漢不充驟是說處得事至人處事
於說況然處之際而不措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聖物所
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所幾當須方能得所止○處○已者
之所知止是藏得科上是兩慮是將求靜物時又行以得能
得是方於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何慮是事方至
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秋路○通日定而能解則
事未來而此心之說然不動若不失交而能處則事方求而
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善說師日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
善之由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益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
止之理所物將而知至記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不於
此〔通攷〕語錄知止是知事字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后能得
後處便是得所是以處事之理知者知其所止得者得其
所止定謂所止各有定理靜謂遇物來能不動安謂謂所寓
而安能安者以地位當在此則此安在彼則說安在慮謂亦
安在貧賤亦安處是思之重處詳當言慮字重似思字處非
故子不能去能得地分雖底近然只是雖進○熊未日所任

二□定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條貫節分人之一心則有定謂道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後反求之心能靜慮能安是此心未發時事靜所謂存養之密能安安其所止詳處謂省察之精能得得其所止也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此文公未盡之旨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陳惺齋曰靜而后能安文公以為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土之安同李若多不害

推本知至之由

以知言

以得言

知止　有定　能靜　能安　能慮　能得

知所止之端　知所止之驗　得所止之地　得所止之始　得所止之實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語錄問事物何分別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

比能得如行而德而格而敏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
會已之一[illegible]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
之萬物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
阁子如伏行近道○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
若遠格出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
主如以只曰故○攏此[illegible]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
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斷句冊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
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節
亦所以也下頭段評謝曰物則事比事四物也扬有形而事
文謂節之意無迻故互案就明德新民以已對人言故
日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之語錄對言則事是事設
是物獨言則隸事在其中明德是理會一己之物新民是理
會夫下之萬從以巳之一物對天下之前物與是的[illegible]外本
末知所先後內然近道○吳程日或以此為格物汝如傳之
諾篇以如上[illegible]得光言知行而本未然始格物反在其後[illegible]
倒失文語意[illegible]父詳明尤非所以教人格物致[illegible][illegible]經內[illegible]
此則意有不足說氏亦當非之○臨川吳盜曰大矛一書[illegible]
來只褋於礼記中河南二程子注於十餘哉之後獨得聖道
之傳故能識此篇為聖人之書并中[illegible]一節皆自礼記中取
出表所題之二程指有史定傳文次第指不如倆卷之當經
一章渾然如玉豈可扐殺第一節且二綱領第二節獲說上
文五句各有而后二字第三節總結上文凡以上三節又前
件章第四節言八條目須第一節相對第五節覆說上文七
刊各有而后冊字與第二節則對第六節總結上文與第三
[illegible]兆語此以上三節為下半章經文二百餘字語言節古真
[illegible][illegible]之例[illegible]文林全然不同今乃共殷經之第二節第三節

以補格物致知之傳豈不謂經傳文体之不同乎而此兩節欲解作致知格物之義亦且不通徒見有一物字有一知字而欲以爲格物致知之傳無乃不識文義之甚乎且經文除了此兩節豈復成文如一正盤打破而去其一隅但存其三角豈得爲渾全之器乎

物
兩物而內外相對

事
一事而首尾相應

明德爲本
知止爲始
能得爲終
新民爲末

所先
所後

結上文兩節之意

先字爲下文六先字張本
後字爲下文六后字張本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治平志後物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本當云欲平天

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凡人己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就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

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大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淵須中之綱領也

吳氏[illegible]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自正

心以前不[illegible]為易晚而無事於淫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

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諸本皆依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祝氏附錄本文公適孫悉詳

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既年絕筆所更定而列之興國者為據此本獨衍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

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簀今撤誠意章則祝本與館本無一

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己好

好仁必惡不仁方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以是設後語語意欠渾成的當不若必自慊對無自欺只以

傳語釋經語論快說精欺僕不破此究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正與

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所簡自字上用功點朱子此語則可虛矣[illegible]通日中斷言誠身是慊誠意正心修身而言謂身之

所爲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此所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爲情也嘗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爲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任發爲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是於誠心發而爲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功是從念頭說吳氏曰說本作必自慊昧未是蓋自慊乃毋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若不分善惡但曰必自慊而毋自欺則小人之誠於中爲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有善惡一於善則可易邪說本或以爲得之文公絕筆恐未爲然以不若胡氏纂疏本爲盡善

致，推極也。推之以至極處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語錄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人莫不有知但所知者止於大略而不能推之以至於極致之義如以手推送去之謂經傳中致字義皆如此○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事

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
可須窮盡到十分處○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到○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
便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体於作舟行水作
車以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以不能行方見得舟不
可以行陸地此之謂實体○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
事何處得忠孝○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体
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自格物至
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
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
身之學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分明○
靈氏曰八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
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脩於一心曰格曰
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推流
出○北溪陳氏曰心以全体言意是就全体上發起一念慮
處言格物以如吾身親至所此須見得說切方是格○通曰
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章句
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
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
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
知具者其体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
之則其体立明德中自具全体大用致於云者欲其知之至
而全体大用無不明此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者事自事物自
物此獨言物物精事也有一事以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既
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虛無用之學所
以章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

詩至學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以事以節然明説儒誓
一工夫記致小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用慎大望
翊近所在莫於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古所在又莫朱去
在格物先所曰大學八條格物爲知之治致知始知之極誠
意爲行之始正心實身爲行之無齊家爲推行之於治因平
天下爲推行之誠不知則不能行既天又不可不行誠正脩
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齊天下也閲皮吳程曰於行之
佈行著推行之本推行其知行之險故因置亭雖有先後而
知與行實很然始不容徧後然致二修意以徹乎誠正格齊
治平六條之明非截然此先致多而誠時加上不事乎物致
也○語錄明德知明殊常自光明但要自在務拭告爲推於
所故即是殊爲從說然此明之性依禱已故外面事要以閑
故齊家而後治国乎天下裏面事要有子在脩身正心些先
誠意致知節然齊然與先字差變得些誠意字又緊得是子
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故知知之始不開行之始心獨其
体統意是説其中發出工心成權不皆知至誠意在謹意誠
意是轉開更大字有兩窗大節目物格致知是一實誠言脩
身是一個才尚此門了便可自行將去知比是自找而下格
物是就物而言知在找理在物格物致即大治国平天治則
格物致知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稍病稱無雖步甄平国
平天下規説雖大然這裏誠有盡頭謂格則小治臣曰天
下與誠意正心將身齊家只提一學所治国物致知亦君而
此而已矣此大字一徧之本旨居以以殊歸平天下爲旨相
之事而字者無與焉則内外之道退本爲爲與總之本基正
用南比矣焉根顛回同道豈以在位乃心是致哉○韓
曰格物致知是中關惟獨工夫誠意正推一工夫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声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説意字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説○通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

下說在則以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
說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心知既用盡然後
當具意資既當一行二者實於並進值略
分先後要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得於言意之
此表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此四句包
括上一節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意誠心正身脩以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家齊國治天
下平新民所以得明止不一節次是一節之見一三字包明統八新
民而言此巳向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之見三綱之統八日
而言此說正所以得明德止至善之節次之也序之明德之夫
以八之也不也得包者未知之未格已在八見一次
一未節之說日知目三向得明功此不一語氏錄日此是序也善也
物知格之特知至此者功效○飲物語氏錄日吾也之節之功也之
適道無當由意人可當將點不未知用格用物之之用也石工統明
其越當至物人夜明行誠效○然此則如知到之功未曉者○之八德治日
致知無致知道理明行誠效在物語然路且則於此可見知到此者不晴極使且而逆綱包家
當則則行當知後從路之此則得為至也得雖不在行至
得行明作誠心好惡則恐進至之差於是知中之差不蓋好心是白處至也於行也得之
善後誠後中處之也至之是自曉得分當未是處此中得也恐之黑處路行中至
誠意不是善自心做致就之內外不分明是曉得表在為在是白處黑處
言若說各自在發夫工對心此意能明見非學之是理見之內外表裏
心若不各自做一件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身將
不類而心與述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用節
閒民終引將去又却致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置外面更

已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
了以的於清裏面有役浪動遊蔽○意未誠時如人化狂罪
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盡氏曰物格則
經之敬在為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
在吾心而管乎為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當也意誠則
明德之於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
心正所身將此明明德之貫也家齊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國
治則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字有
整然肅然之意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一不正之
謂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國晚故曰治天下者國之推國小
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已矣物格至身
脩則明德明而新民之体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明
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知止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
脩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係得所止之序比家齊國治天下
平身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得於止之序比自物格以
至心正斂之不以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亦之亦而乎
六合八者之條目收

通攷

語綠物格知至處使是凡聖之閑
來於去推一心月物末格知未至縱如何也是凡人
頎是物於知之方能箇箇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致知誠意
若打得透時亦自是箇好人只他事一節大如一節病他一
節小如一節物格是外面無不盡方是不是於意誠只是要
情傾做工夫格非情須亦強不得未還此一關猶自七分是
人程子謂一心之中好有所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為
害又有他耻之心此正心於之驗理子此為此是言意不
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亡能卒可我
從施後此最緊指所宜密物格物治亦至如至而後意

[illegible]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着而字則是先爲此而後能爲彼也蓋逐一節自有一節工夫

三綱八目總會

本　明明德之綱

末　新民之綱

自本及末而各以後爲言

物格　知至　意誠　心正　身脩　家齊　國治　天下平

始　已知至善之所在

終　皆得至善之所止

應上文所後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語解漢書平帝紀一切顔師古註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此字指脩身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爲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脩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饒氏曰此是於八目中揭出脩身爲總要處言之前兩節是詳說之此節是反說約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按上文本字末謂天下國家所厚謂家也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言山陳氏曰因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視之則為薄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敘九族即齊之意惇即篤之意歟○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止一句是教人以脩身為要下句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通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指出脩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齊家反結也

八目本末厚薄

脩身為本

齊家所厚

格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治國 平天下

皆所以脩身

擧此而措之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去声下同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蓋字疑辭則字決辭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通攷】程復心曰此一書特發為人為己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矣○許謙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又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又古之字可見○韓基曰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致之終誠為正之始正為誠之終正為脩之始脩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治為平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言之自格致至平天下為大始終觀經文六箇[illegible]字一箇在字六箇先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經字則終始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始終觀即是文理接續血脈貫通處心張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二字皆引經之活法○語錄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

語錄常目在之古註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

諟猶此也

從古是字之說

或曰審也

舊韻註也今不必從

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語錄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能○顧諟者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盧氏曰天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閒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閒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吳氏浩曰言

德也命作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
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先師曰德
引康誥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之明而明明德之
本體則未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盖明命乃明德
之本原顧諟即明之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問謂
天末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可謂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
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

〔通攷〕語錄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而今人會說話會行動凡百
皆是天之明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是天之明命○許謙
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
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
在裹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明德以此德本体之明言俊德以此德全体之大言一此德之全体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己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盧氏曰自明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
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
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
自明工夫此章雖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
如此○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而其辭意不以人代之先

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

通攷 許謙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功斈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太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又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皆子引之解明德大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帝典即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即明德

明明德之證

- 文王克明德 （專言人）
- 商王顧明命 （兼言天）
- 堯克明峻德 （極言大）

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新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illegible]禮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

湯詣浴三日見沐而已斷絕也其器刻之盥類之器銘○通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關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

有小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論語苟志於仁苟亦訓誠湯以人

之洗濯其心以去上声下同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

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

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閒去声斷徒玩反也德日新之編自仲虺發之

湯采之為此銘與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皆謂孟子所言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

也明明德為体新民為用体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体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

日新又新為言因所而原其作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以言明民德又後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己德体用之不相離

可見矣　語誠問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

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浴身明之含乃汁總私欲所污是以形体

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驗實在其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

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得關之機蓋如此○通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雖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

其終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意○即孟子所謂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語錄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踴躍上之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下通曰前章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此是推本說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語錄是新民之效知天命也新○新民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梢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通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起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此亦可見○盧氏曰前言

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上此

通攷

許謙曰一節自新即明明德之

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揭太兒反矣

意二節文公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苦心

發見便是自新之幾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

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下則感而自新又

因其自新之幾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若之訓民德曰新三節

周雖舊邦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故教日新初受天命又曰

日新言自新發上明明德作新民是新民工夫其命維新言

新民功效四節無所不是指明明德新民兩事用其極言兩

事皆止於至善下援至善傳又日心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

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

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德卻只於中可見

新民之節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作新民

其命維新

此以自新言

此以新民言

兼自新新民言

無所不用其極

止於至善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通攷

吳程曰畿音祈與圻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

止之處也引詩謂邦畿爲民所止之處以比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因說止字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岑鋤林反蔚紆弗反以二字藏子曰以下孔本古詩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岑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

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通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

通攷

吳程曰蔚蔚尉二音○許謙曰岑說則峻險矣不可到蓊蔚則隱翳不可及可謂知其地之善而止者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音烏緝之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緝不容已之誠也熙不容掩之明也

通攷

吳程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纂疏敬止所以爲止至善之本

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目○許謙曰朱子訂文王之詩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

此節見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言微是孔事中數悲文事又每事之間曲折盡微處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

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況朋友之交則又推凡天下之萬物萬事亦莫不有至

善之所在○張彭老曰上一箇止字是萬事体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

敬止言其無

不敬而安所止也

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彊用力之比○語錄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眞

氏曰敬止之敬是全体言無不敬之敬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之敬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引

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

此究其精微之蘊紆粉反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

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外之意○通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嘗於此五者之中究其

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止盡於此以又嘗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語錄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許多般須節節看言

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邪一事又合當如何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止箇敬說止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

君無過皆是敬若止說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眞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使以求善

為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

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擴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

止至善之證

民止邦畿
鳥止丘隅
緝熙敬止
君止於仁
臣止於敬
子止於孝
父止於慈
交止於信

物各有止之處
人所當止之本
人所當止之目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讀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

丁反恂鄭
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烏回反也猗猗美盛貌興去也
此於詩之六義屬賦借其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斐文貌蘇氏曰有斐是說故成君子之人所以發
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切以刀鋸居御反琢以椎直追反鑿皆裁物使
成形質也磋以鑢音慮鐋他浪反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又反下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
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切而琢是治之有緒磋而磨是益致其精瑟
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嚴密不麤疏也武毅不怠弛也赫咺宣著盛大之貌
錢氏曰宣著釋赫字盛太釋咺字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
者省星上声察克治之功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爲易故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也自脩
所以力行行視知爲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恂慄戰懼也戰懼之意畏於中威
可畏也儀可象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方氏曰瑟
是工夫細密僩是工夫強毅恂慄是兢兢業業推其兢業成懼所以工夫精密而強毅○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哉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引詩而釋之以明此謂明字

聰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

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卒乃指其實

謂盛德至善而歎美之也此章釋止於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慝於止知其所止知止也引淇澳而釋之

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

匠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新民得止至善之端

下文方體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之得宇正與經文能得之

得字相照懋○是氏曰理在事物則爲至善身體此望而自

所得則爲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

明德是得於樂赧之引者盛德是得於盛覆之後者亦只一

理而已○語錄釋止之善一章工夫都在如謹謂著上○盛

氏曰切者則方至善至所此求要則得至善之所止恂慄見

至善之德脩於中盛之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

一至善耳卒指至善嚴實非盛德之外有全善亦非明德之

外有盛通攷是程曰之誼並況悦反上從詩則況悅反自威

德也止與知喧下音管協讀從況悦反德錯也即諸

石錫洽木器○學甚問皆亦自所樂八脩月○詩脒問講自

討論既講之文中居曰復討論之言之特密省是內自齊省

察是密察精詳是

求已有末詩也此

明德止善之略

- 求之之方
  - 如切 始
  - 如磋 終
  - 如琢 始
  - 如磨 終
  - 瑟兮
  - 僩兮
- 得之之驗
  - 赫兮
  - 喧兮

道學 始　自脩 終　恂慄　威儀表

明德至善　表裏至善

盛德不忘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

淺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
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
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語錄沒世而
人不能忘如此見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者
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爲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
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
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

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
熟玩之

咏歎之淫泆之本禮記樂記語

通攷

趙惠曰大學釋文識音義字諸以有吉凶美惡之殊○許謙曰
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宗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
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
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
廛各居樂業沐其餘澤也

前王

| 賢 | 親 | 樂 | 利 |

沒世不忘

君子：賢其賢　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　利其利

○此以不忘

大學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詳工夫又

修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詳一仁敬孝慈等工
文謂孝敬與當修○盧氏曰此章先五節詳言物各有
當止之處言至善一節言人之止當如所當止之處以知所止之事
而言也第三節言二節言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
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
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通
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
八者條目其中字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
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
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之明明德為本乃傳者言外之意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則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自知末之當後矣○語錄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子皐又何曾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

妄勉人要耳○饒氏曰聽訟末也使無訟聖其本也傳者袁
徑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爲本末矣
問無清曰情須爲對情實也爲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
情○覽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爲新民
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
無訟之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證文物有本
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於得之義已
在其中經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爲本及本
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語
其中而爲本及本亂末治者否之哉亦在人中矣錄
【附後】
使民無訟使是明明德之推○纂端吾爲人言吾亦苦人耳
聽訟縣訟亦人與引此一端亦見本末且能皆然論其所以
然固本於明德新民然聖人不尊之也一審爲足以盡末末
也○詐誹曰聽訟是新民一端新民末也須有其本本即明
明德也若聽訟者德既明則人自不成然人究不可收且工
則不敢爲既不威動然而民德亦新自然無訟可聽如虞芮
爭田不敢復文王之庭是文
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illegible]

聽訟猶人
必也無訟
不得盡辭
大畏民志

新民之末
明德之本
新民之效
明德之效

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衍延面反亦作羨［通攷］吳程曰饒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説今爲衍文○吾許謙曰叔舉云知字衍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説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不必作衍文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如即事即景遇吾所接之事物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

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須看始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下工夫處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凡字包甚闊所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即已知上推以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文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之多時然後一朝豁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衆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語錄問先生所補第五章何不效其文曰亦嘗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人只就皮殼上用工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處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若都是裏偏若到於物格知上至都不[illegible]章說不入數道何在這也曰敏已了就小字直說不必薪在這實學重了不淺[illegible]体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缺一事之理缺一物之理非探精底理會而遺小也窮須多然進外有事先易○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物致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所以宰萬理之統會[illegible]

而於事萬物之上空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闊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題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不敢欠伸跛倚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之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數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節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踐是精然精中便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究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究其精而遺其粗者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

通攷

許謙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將物致知為說謂是大字用功起頭處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工處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然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

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碍如水消雪釋恰然渙
然後格物工夫全此方得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
物於一事之也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碍方是一物
外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粗無
不到。○纂疏尼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
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体
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
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体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
之理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上生○涂習注曰格物
致知乃明善之要大學用功之初此而傳乃缺之故程子
有得於曾子之意而為十七條之論朱子取程子之意而
補傳文之缺者言欲致其知在即物而窮其理是則程子
前兩條之意也至言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至於衆物之表裏精粗
無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是即程子中十解之
意
此

致知是要究
閱透得此關
則究不然則

以固有言

心各有知
物各有理

心理之全

能存心則
端莊靜一

以其未至言

理有未窮
知有不盡

心理之蔽

以為窮理

[illegible]

叚格物是零
細說致知是
就全体說

[illegible]

以貫通言

求極其知
益窮其理

理無不到
知無不明

[illegible]
之本知窮
理則學問
思辨以致

[illegible]
尽心之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

故曰自脩之首○饒氏曰心將章云如自知之者自誠意居其始
意之誠不誠所以中慊曰心之乎致脩身事脩只判於
身此章謂事慊不謂以只云之正使貫了誠意正心下
二章等言心不誠正身脩之正心不言之以治病之方故巳
且於此章故也○通曰人字豫正有八所作六傳格物以知
二若實是一事統作一傳自目心以只五者工夫次致相
設故統依四傳皆誠意獨作一傳然誠下者自脩之首第兼
此心脩身以言餘章未曰淵身白心獲提出身與心二已字意
巳可子

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上去聲下同惡此從上字

致知之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自欺自謙也○通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

字與意字相應欺謙快也足也謙字與慊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字

足自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

獨非指他人所不知而言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

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

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

去声人也不求自慊便是為人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

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此字指獨以審其幾平声焉語錄幾之微是欲動

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

柰何得○先卻曰周子曰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

善惡誠偽所出分之幾微處以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

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腳不若行分能由乎此將否則起腳處

一差差些釐而謬千里矣○語錄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

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

多一齊掃去下了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

裏面是鉄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須是見得須

恐欲知烏家不可良求小不可消則自不念不路柰塞欲不

恐險良則自是不能求人保只善知微險念只欲不只惡如

自身不可食水火不可蹈自此意自見實分爲家榮公食之
惟殺人○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打又
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爲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
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先師曰以
上語以知爲重見得物格知至爲意誠之根基也○語錄饒
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
以自煖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尚且姑以爲人之意也
○故饑私緘做官會此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
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連下文
小人閒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自欺謂心之所發不知不
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爲惡而詐爲善以自欺也初
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捨若之時
又其甚者○十分爲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使由
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自謙顧孟子
行有不慊於心相類不微不同孟子訓慊足意多大學訓快
意多間自謙只是眞實爲善去惡無牽帶於已私只是快底
意方始心下滿足曰是○自謙是合下好惡將便是要自謙
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慊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
意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謙者幼
向如此中心也是如此未裏一般自欺者以向如此中心其
實有些子不須只此便是二心誠爲之所由分也○謹獨則
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
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微惟程氏曰慎不但訓謹有
悠之意焉○誦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慊上兩
自字與自脩之自相慊自欺若誠之反自脩者不可如此自
慊者誠之充自脩者以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

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北溪
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
此章在自謙而毋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
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則求以得之惡臭人所同惡
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
恁地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惡亦須表裏真實如此
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真實胷次間便自覺有欠缺
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斷然真實恁
地快足吾意此便是自謙便是誠然自謙自欺皆自家心
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己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
審其幾之發也 通攷 語錄致知者誠意之本慎獨者誠意之助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黶於簡反
閒居獨處上聲也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己所獨知之獨不同厭然消沮上聲閉藏之
貌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澀遮障之狀狀○饒氏曰厭字有[illegible]暗遮閉之意此言小人陰為不
善而陽欲揜之閒居為陰凡君子為陽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
當去上聲也非不知乃其秉彝之大不可泯沒者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

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
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上一節毋自
欺說得細密
乃自君子閒然心術之微處言之况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
得抑乃自小人閒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然上一節毋自欺而
必自謹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
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連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蓋
氏曰毋言慎獨讀上節因當自下承說讀此節尤當痛自警
省。語錄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揜其不善而
若其善是為善不誠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
地將求假之善以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掩人也然人豈可欺
哉。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知惡以揜人不善著其善使
是好人為惡之好色。是惡氏曰不厭然心與惡撥不善著對其善
未分君子小人於此章分別君子是小人甚為通為甚之通
過得此閑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機是小人傳謂意有章長
而勝財用之小人即此閑居為不好之是小人誠意自己家
告自家心術起口用之關語錄知好善好色此人之誠圈
為天下國家實起以矣〔圈〕實理了下面好色君此下云是必反謹其獨
別舉起一句致又是一段工夫至下面一段又是反說小人
之事以致戒君子上云必謹其獨欲其自慊下云必謹其獨
防其自欺○許氏曰前慎獨以心言後慎獨
兼所獨言○蓋故張達蓋然本補所作一句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幽獨之中物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目所其視十手所其指可畏之甚釋其嚴乎

○語錄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說人不知人能然其如故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其視其指之地故爲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爲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啓手足而後已者此也○通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 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 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實中形於外此是善之實中形於外者○語錄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故此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

了所以体不能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金
氏曰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懼潤身心誠体胖自
勝快足之可為○錄氏曰心不正向以能畏身不脩向以体
胖心慎終胖即心正身脩之驗所以能心廣体胖只在於誠
其意之此見誠意脩正心猶身之要○廬氏曰前陽言必慎
其獨此寧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面曰孟
子說告氣遠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緣自欺陋
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氣餒心廣体胖即是浩然之氣
許謙曰謂自躰
胖己舍猶身意

通攷

誠意是善惡關透得此關則善

誠意之說

不然則惡過此關道理方牢固

以必慎獨言

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

毋欺自謙

以不慎獨言

陰爲不善
陽著其善

自欺情狀

以能慎獨言

富德俱潤
心廣躰胖

自謙意思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語錄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此章最
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驗
驟進於善而夬不可下焰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
固是相因然致知是知誠意是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

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為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告只竟正心說則其意從執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人字一論之緊要覓傳者於此章說得說寫切始言謹獨誠意之乃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許謙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勸也三節悉誠中邪分四節善誠中形外○然未曰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又誠之不可揜等詩與此章實相表裏之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濟民止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於家國天下亦此誠也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

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盧氏曰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塗而廢云

通攷

纂疏此章改定實朱子絕筆學者其深玩而精体之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弗粉反懥勑直反好樂並去声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怒也懥字篇韻並陟利反○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懥者怒之留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語錄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修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爲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爲物欲所動未見有偏處却未以爲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懥因人有罪而撻之既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

有。所謂有所是彼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然何心待其正理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今人多是才忿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不按怒便是遣過事理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胷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物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欲好自已事可勉強不爲憂患怒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真氏曰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通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凡自分體用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憂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他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省察而又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懥恐懼等之未發此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

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微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体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有字〇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懥恐懼則心之本体無不正而明德之本体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懥而忿懥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懥恐懼則心之本体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体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惟虛故靈才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爲心而明德之所以爲明德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內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思以不敬出齊者○語錄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也○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覺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即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

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則群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通攷】熊禾曰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亢指心之全体李者必以此心之全体之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之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二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顏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懥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正心脩身之義

此皆心與物接時事

以心不能無者

或當忿懥恐懼

或當好樂憂患

在正其心

以心不可有者

或偏忿懥恐懼

或偏好樂憂患

心不在焉

則心不正

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

何以脩身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然

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闕者○語錄或謂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体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是通曰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先師曰下一句只說得未一邊末見得四者心之用先夲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体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語錄古註辟音譬窒礙不通只是僻字便通況此篇自有僻字辟則爲天下僇是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

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此章朱子亦以
察字言之興國

本作察池本作審者非○語錄正心脩身兩段大縣差錯處
詩非凡人故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宮街上差了路○於
諸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
疑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
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敬畏如君固當敬畏然君當正教責難
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
之○問知惰恐非所事日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懇
之不成敖者至前好奧做妍者文教情是轉賤惡是重既殘
惡得如醜却不得亦情然傳者措戒其尉則須檢點不可有
過當處向哀矜如敖大蔡方欲德之被他哀鴻懇告又却寬
之這便○哀矜之有處○北淡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礼情
只是懶是為礼有偏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
接之自於人簡慢一通曰或疑敖惰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
字非為令子言乃○衆人言章句曰衆人又日常人是也衆
人中固君有偏於為情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
碩亦泛自多弱愛敖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熊氏曰
親愛畏言哀矜指貪愛之人言有此二等賤惡教情指所惡
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
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盡氏日好而知其惡是親
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
明者能〻所好且知其哉則一家戴敢為惡所惡且与
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

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不脩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爲凡爲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奉家之一端言之○盧氏曰子之惡苗之頭皆就家而言○退曰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懥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說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若愛爲尤甚究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語録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關一節去○饒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却緊家之道也○蔡氏曰身以心爲之主而心以意爲之纔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懥等前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懥等之以謹其獨而毋敢失其正親愛等之以謹其獨而毋致流於辟是知誠意所正心脩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懥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

心也之其所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脩身章為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曰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

通攷

熊禾曰脩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王之聿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孝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此是身与

脩身齊家之裁

物接時事

以當然之則言

親所當親
賤所當賤
長所當長
哀所當哀
敖所當敖

此謂身脩

好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美

家所以齊

以所向之偏言

愛而辟焉
惡而辟焉
敬而辟焉
矜而辟焉
惰而辟焉

此謂身不脩

莫知子之惡
莫知苗之碩

家所以不齊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字指孝弟慈而言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語錄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句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吳氏曰傳只言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將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体之身則爲脩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況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二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在此可說其餘矣。通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括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孝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声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声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與而從此推擴去耳。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暇以心求之不待斈而後能也。語錄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推保赤子罕有失者。攷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猶孟子言乍孺子入并之意同。保赤子慈於家也知保赤子慈於國也保幼子足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赤子所發於民亦尚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此且只說動化爲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爲說未有斈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所推擴之說心誠求之。靈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巳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巳。通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峯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獨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奮肯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一家仁讓而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才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盧氏曰仁讓善也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幾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幾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敦僨事定國蓋古語隨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上文孝弟慈言教成於國之道理也言教成於國之效驗○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声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民之仁暴唯上所帥帥之以所好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所
令與所好反民弗從矣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
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
之恕絜矩章是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之恕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喻曉也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為恕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發於外者
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為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諭人者無之○語錄問此章言治國
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以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以說脩身何此自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乎天下自是相
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
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懲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又須
自家有諸己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己然後可以非人之惡耳○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
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
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己可推而欲禁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
之身此乃極本窮源之論關恕者推己及人却說所藏乎身不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

[illegible]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尚[illegible]上下工夫其建作首下章言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只重在絜兩章互相發明○金氏曰藏乎身者自其盡己隱言之恕者自其推己顯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通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無己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以自誠意章惟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去聲好貌蓁蓁美盛貌興去聲也於六義屬興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

曰婦。宜猶善也。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音六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音尸鳩篇忒差也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此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此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又仁帥天下皆是義到極處○語録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居公是與其變如不躬天不與其子而傳思便是能處女得好共周公不睥嘗長周如何不創是不得已着甚地而今曰理會常底乃未辭有以如譬聽兄弟如常際未論到變處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北山陳氏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詠其餘意○金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

宜兄宜弟向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清之每易失
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
者矣宜乎其廣不式而足以正是四周也自脩身而齊家自
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三道為下是化一是誰化者自身
教而動化也推者推也道而齊充之也故化一宗並含兩意
自齊首至成教於國一勸是化二所以是推如孫亦子非慈
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節天下一節是化
宥諸已一餘雖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進化
則可推推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之過曰
中嘯引詩閑行恣自近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俊兄弟既會
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雖以宜兄弟盖家人離以
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與
也其不人以治賢之在齊其家也在嚴矣◦盡氏曰此章言
治國甚路言齊家甚詩所以明齊家之道印治夠之道以人
后此以心民

通攷

韓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
此明德故也
家以應經文其所得者薄

齊家治國之效

以修言

以化言

孝所以事君
弟所以事長
慈所以使衆

立教之本

家仁國興仁
家讓國興讓
貪戾國作亂

成教之效

以恕言

有而后求人

無而后非人

宜其家人

宜其兄弟

正是四國

施教之方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声弟去声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度待洛反下同矩所以為方也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為喻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反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興弟不倍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章句援上章說下來亦

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可見人同所以發其孝
弟慈之心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
以度物物即人也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
正而天下平矣語錄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
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遠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向方是引
起絜矩事下面方論絜矩而諸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論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
方用得○先論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論若但與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與起亦從然見如政須賊更
不得養其父毋畜其妻子父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役使彼所足以事俯足以育亦得○能使人與起若
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若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此使推人皆如我
之孝弟慈不故一夫之不發只可只我能如此能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絜矩不是外而別有論道聖只使是前而
正心術身底推而措之○術絜矩之道是與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絜而措之耳不待絜矩
而自無不平矣絜矩定是恕者之事○競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其也近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
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絜者以索國物而矩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金氏曰首

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所興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分施所惡所分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盡氏曰矩猶則此防德各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於國絜分於同必以此平夫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則明御族天下之消也○通曰此章當分爲八節者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丨九志孝即此所謂大孝志孝以下分句行到之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孝恕物而下亦分矩行到末章亦言絜弟是致矩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毋當然之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丨孝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爲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斷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準然在聖人方上中是矩之体絜矩之矩於人尺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法度之器此衡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外則是許謙曰此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隨段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因爲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爲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爲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稽終爲一節四節中分爲小毁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毁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第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所民便興此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光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爲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忠恕兩字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

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并去声並）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
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
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
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声）上下四旁（上下已見上文前後左右為四旁四旁即
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
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各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分果
得以遂其心矣）所操（平声）者約而所及者廣（通曰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
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節提揔）

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
○語錄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
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要不將來待在下之人
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些
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要之我若將去事上
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

官之侍我既不善吉毋以前官所以侍我者待後官此左右
如東西鄰以淵因爲鑿是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可也上下
前後左右做九箇人求看便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違而
達人是兩將說只以已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
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二猶論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
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間長短
廣狭妨一而無不方在人有天子諸疾大夫士庶人之分何
以故之均所日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乎蓋事親事長當
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
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饒氏日以上
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
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
之然以上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
而不以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
從前以後之從我若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
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望氏之兼變併法之
下等此○通日右第二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
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有絜施之道已之心
能不問於人此【通攷】許謙日二段專釋絜矩之義○何潛齊
之請絜矩之道日上下前後左右所方矩之体此自此
至辛章皆發
揮黎矩之事

治國平天下之義

- 上老老而民孝
- 上長長而民弟
- 上恤孤而民不倍
- 所惡毋以使下
- 所惡毋以事上
- 所惡毋以先後
- 所惡毋以從前
- 所惡毋以交左
- 所惡毋以交右

是以有絜矩之道

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下至卷末並傳之十章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此言能絜矩之效）

通攷 許謙曰二

段言能絜矩之效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

【通攷】許謙曰四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

絜矩之義

以得衆則得國

以失衆則失國

所好好之

所惡惡之

此之謂父母

所好之僻

所惡之僻

則為天下僇

父長孝弟

能絜矩之效

[illegible]之禍

敗上味所以好也章二興南絜能喪則毋不
失文也謂賢惡誠推字德山居天師為於務
衆兩慎而其也意之巳之之與命朱天此民
失毀獨脉家一章以見用意否之于下喪同
國得是貫此公主好誠所存而去之豫師欲
絜衆敬通章無慎惡意以此已留得者則者
不得以者是私獨其脩行而得判人也不自
能國直又言脩其在身○不發於心○能不
絜結內於不身為人二通失得人也盧配能
矩能絜此能章好者章曰明國心得民上已
之絜矩月衆是惡此特右德雖之人曰帝矣
害矩是之矩言也章誠弟之南向心殷是得
之義不則不一又意三体山肯所之失衆氏
以可好能誠推章節所有人以喪衆則曰
方不惡慎無之是就以臺心配師則得者
內詳之獨為以好好立之之上紂失國喪
流弘 碑則此好惡惡絜意向帝之國能則
不好章惡其言矩失肯身夫不絜既
引詩是惡主天在絜而衆又人人能推
文謙以之敬下巳矩數人在心必絜而
王曰平碑矩之者蓋民國君所也矩為上
詩五民不其人脩好同進之以其而民
結段下是為者身惡欲前能不未碑公是

以得衆失衆言

克配上帝

儀監于殷

峻命不易

有得國之故

有失國之故

以絜矩之由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即上文得衆則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語錄為國絜矩之大

者文在於財用所以後而只管說說先語曰指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為大字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

之有本於慎慮而有之此於有此、建此曰格從此下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盡之門從即明德

謹德即謂明明德生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可以得衆而得國

【通攷】

治章曰綱二節言篇

人上者但當脩德爲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中分了段、一脩言德明而人脩有止而有財○舊歸歸首章明明德明德

以自脩末章傾德以治天下言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爲本而財爲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語錄民本不是要爭只緣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敎得他如此○北山陳氏曰財者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絜矩

通攷許謙曰二段言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通攷許謙曰三段以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吳氏曰眞德而有人有土

財則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泚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語錄問絜矩如何只管詒則利曰畢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錢室人求只是這箇且如令官司告不絜矩自家要賣消便致、不得貨消自家要推擴便執人不得實監但行之已久人不爲怪其實理不如此

【通攷】

許謙曰四段又以言之出入比貨之出入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爲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雖民曰此得失字申前得失字以德爲本則善善則得與得國矣以財爲本則不善不善則失然失國矣○通曰右第門節就用用言絜矩若好惡不能絜矩出已自私不可以平天下是用不能絜矩眷民自肥所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溶向發有也

【通攷】

許兼曰五段引書以告之與前文王詩根雁○韓基日惟命亦違甘[illegible]詞所善命絜然不若不能絜折、黃昭曰大孝釋明明綺[illegible]曰膊退大之問命然凡章引詩匡其命淮斷平天不

引詩曰惟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之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爲德也於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行天下也一以天理言一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鄭氏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也

通攷

國語

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鳴玉以指爲佩玉以相禮也珩佩玉之橫者

通攷

許謙曰第三節言用人中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名重耳出亡在外也仁愛也哥見反形向

檀弓

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四明李氏曰楚爲春秋所惡舅犯將新主之佐耳人亦參稽格言以垂訓萬

出乃於此乎取何放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極書記帝王而繼之以奉甚故下文及之

此兩節文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宝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饒氏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求卻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通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引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文起下文之意蓋第二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

禮記檀弓下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平聲喪去聲人之喪道去喪喪即出亡之父死而欲反國求為後是因以為利此說如字猶辭也許謙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賢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欲

理財絜矩之義

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本也　末也

此以善則得之所以財散民聚

外本　內末

爭民　施奪

此以不善失之所以財聚民散

楚國：無以為寶　惟善以為寶

亡人：無以為寶　仁親以為寶

此見不可外本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平聲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有容者能黎能而人所同好者據疾者不能黎始而人所同然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媢疾者而公之足又衆近之大諸∘盛氏曰一个斷然獨立而無明黨之謂流斷無他技繼有斷而才不足也休休一宇其美深長有談然無然之意又有斷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此亦乃可得而各言也有其若己有之能容才下有才之人則大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已有之不持不謂技而已達聖心有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皆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讒其此也能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分前言如有容此言泉能容一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所有技表意之哲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態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川利如兆不徒容若用之其害又於此人主在豫一相者此也此又黎然之此務也∘方民曰其如有容計疑辯也有其物以能有容若言無可此此有容之大∘三小豫氏曰聖字專言之則意衆害之拒對保者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兆神仁言子曰六而此之之謂聖此尋言之說也周禮六德曰如仁聖義崇小川時況述而言之者也

[通反] 許謂曰三段引秦誓分所截者尚前則言

是一截以下是一截與國家而利及子孫黎民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下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吳澂曰寔當音讀實也。湯媢曰不啻猶豈止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屏必正反，除也。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媢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盡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痛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媢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能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

通攷

許謙曰：此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則放流上文媢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下文以仁人總絡之，言能絜矩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声相近近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語錄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先師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通攷】許謙曰五段言絜矩而為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錄斷斷者是能絜矩媢疾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其不仁之甚而何菑以逮身為天下僇是也自害有天下者未宜不以用君子而觀用小人而亡此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

盡其道者文武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諸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之平天下之要道也○通曰右第六節說用人言好惡大字矣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

通攷

許謙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子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道字即大學之道脩已明德之事治人之新民之事也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語錄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後更詳古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聲決矣語錄初言得眾失眾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大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也驕泰者任己自恣不能絜矩者也○饒氏曰此得失字又申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矣得眾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

不特為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通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則章首絜近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已有矩之心而發己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知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皆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以至於掊斂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此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通攷】詳謙曰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絜矩若此驕泰則不能絜矩右此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一尚德尚則之得失二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涂溍生曰得眾失眾以人心言善則得不善失以天命言忠信得驕泰失以天理言蓋天命之得失本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得失又係乎吾心天理之得失

用人絜

用人絜矩之利
- 有技若己有之
- 彥聖其心好之
- ○利哉

用人不絜矩之害
- 有技媢疾惡之
- 彥聖而違之
- ○殆哉

用人能絜矩之至
- 能好人
- 能惡人
- ○仁人

忠　信
○得之

此見能絜矩與不能之由

矩之道

用人不絜矩之失

賢不能舉
舉不能先
慢也

不善不退
退不能遠
過也

驕

用人不絜矩之甚

好人所惡
惡人所好
拂性

泰

失之

皆本於誠不誠之故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登 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音潮）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

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

（盧氏曰國無游民而不奪）

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

通攷 許謙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一段止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衆為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承職反貨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之以興卽其證也○語錄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恤身危亡也○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

通攷 許謙曰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卽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

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仁賢不賢此節皆當參看。○語錄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

許謙曰三段言仍本末之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采音菜采地臣之食邑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語錄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卻是與民爭利便是不仁也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盧氏曰滿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謙子甚而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之矩之道

○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

礼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造猶內也礼自仲春之後納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以盛冰耳○又周礼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于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也[illegible][illegible]言總今人瓦盆[illegible]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盤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言也

許謙曰此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專下之利畜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況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民目前之意而為禍桀以義為利不過使目前之用而促自慼此設言君子非崇好而生財之利○金履祥曰伐冰斷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者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冰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直容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專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則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既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引既理上欲固足明絜矩之當發下所引就利害上於於足以絜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遏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人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矩之道以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後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人存仁之終矣天下治亂之發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熊氏曰指用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以自小人始而謂民嚴於義利之洗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分為一節後乃合而言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通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恕之事此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財

用不能退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末又孟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助其絜矩也於好惡不能絜矩者娼疾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絜若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當以退身同路至並不比指其不能絜矩之綱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通攷

許謙曰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恐未扶持亦不可為兩二賊用人之謂也天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並起兵戈交亂皆是此段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吳程曰彼為善之鑑宜公全引中間無此四字蓋衍文耳若者作善人○何潛密曰盜臣損國聚斂損民損國事小損民事大故聚斂最不可有也苟以小人聚斂則猶長國家而務財用自以為善不知其然實為國之蠹而人君反受其禍必有災將及不可以利為利也兩申言之以見利義之界最不可以不明故此章以此終焉此一節又推廣用人之德至此則大學之功用極矣○愚按彼為善之四字金履祥作彼為不善之小人以為明白足勝吳氏之說

理財用人

此承前言樂

仁者以財發身

利而行之也

生衆食寡	為疾用舒	上仁下義	事終財足	不察雞豚

以義為利之效

絜矩之道義

不以義為利

此歸於不親賢而用小人也

不畜牛羊
不畜聚斂臣
寧畜盜臣
使小人為
專務財用
菑害必至

此以義為利之大

此以利為利之害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氏做

曰人孑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新家章說好拍其惡惡如其美所令反其所好乎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專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黑恪物致拂特使惡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務只是好其所謂好惡其所當惡而巳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又覆言之然所用者君子則若子之心公以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必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

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盧此曰絜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娶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明善之要法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誠正脩皆所以誠身誠意為之本始而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續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究用處第五章則格致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通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大學章句　畢